

《信報》《教育評論》(24/06/17)

方言的魅力

兩周前論及粵語與粵文字，剛好有些相關的文章，也請教了一些人，令筆者增長了不少知識，在這裡與讀者分享。

剛好《信報月刊》5月號有蕭雪樺先生的文章，精簡地介紹了中國方言的分布和官方分類。無論如何，粵方言還是獨立的一類。網上搜索，即使粵方言也可以有許多分支，沒有能力仔細研究。不過，在香港流行的所謂粵語，應該說是廣州話，或者廣州“白話”。珠三角、廣西一部分城市、海南一部分，都講廣州白話。有研究認為廣州白話源自廣西梧州與廣東封開相連的地帶，也有認為應該稱為“嶺南白話”。

海外的唐人街，大都以粵語為主要溝通媒介。在馬來西亞，由於沒有像泰國、印尼式的語言清洗（泰國是潮州話、印尼是閩南語），仍然有城市的華語以粵語為主（例如吉隆坡），與以閩南語為主的城市（例如檳城）並存。過去以馬來西亞為代表的“南洋”華裔，大都能夠將多種中國方言——粵語、閩南語、潮州話、客家話，甚至海南話、鶴老話。現在通用的是普通話（寫的是簡體字）。中小學華文用的都是普通話，下一代還會說多少方言？

越南不說漢語，但是發音系統與廣東白話相近，有許多入聲；也有個別詞句似是廣東話的殘餘，例如“大學”是“dai hoc”；

“銀行”是“ngan hang”；“東南西北”是“dong nam tay bac”；…。

方言之多元，文字統一

筆者的母語是滬語，但說的是七十多年前的上海話，以前說“蠻好格”，現在說“老好格”；以前說“勿來是”（“不行”）現在說“勿來三”（採諧音）。雙親相繼離世以後，更是很少有機會講滬語；兄弟溝通是粵語。近日看滬語版的《繁花》，彷彿重回上海，過癮之餘，很多已經無法領略其妙處。方言可以變化的很快！

說起滬語，上海鑑於滬語在 13-20 年歲的使用有明顯的收縮，於 2013 年開始，以自願為原則，在幼兒園試點讓幼兒學滬語。根據最近的一項研究，引入的主要是口語、童謠、課外活動。就是根據“保護方言”的大方向。

中國政府教育部在 2019 年開始了一項語言保護工程，就是開展方言的調查和方言資源保護。為什麼要保護方言？為什麼方言需要保護？

說起來，中國的方言，是互相之間不能溝通的，上海人、廣州人、泉州人… 各自說著互不相同的語言。按照西方的定義，是語言，不是方言。但是因為自從秦始皇統一文字之後，全國只有一種文字（漢字，不包括少數民族的文字），那是其他的拼音語言不會

有的，因此列為方言，也許是中國語言文字特殊情形的反映。但是，中國的方言，又分明是不同文化的載體，代表著幅員廣闊的中國多元文化狀況；除了平常常見的口語的多元化，各地的戲曲，更是必須用方言方能演出；也是目前各地發展旅遊的重點。各地有各地的文化特色，語言不過是一種表徵。若是沒有了方言，這些多元的文化源流，就會被割斷；各地特色的文化傳統，就會消失。

方言與國語，缺一不可

另一方面，民國時期推廣國語，1949 年之後推廣普通話，又是國家發展的必要元素。沒有統一的語言文字，就難以在一國之中流暢和諧相處。比如說，與中國相近的印度，地方語言（不是方言，也各有文字，他們沒有秦始皇）接近 1,400 種，比中國要多得多，雖然沒有法律規定的“國語”，但也必須有全國統一的官方語言，第一是印地語，第二是英語。就算是較小的國家，例如瑞士，一部分地區，雖然用的是德語，但若是按照他們的口語寫出來的東西，德國人是看不懂的。

於是，就有了方言與“國語”，口語與書面語的相互關係的講究。問了兩位有見地的朋友，一下打開了筆者的眼界。

第一位是港大研究中國語文教學的林葦葉。她說：“有一次在深圳看電視，驚覺主持人雖然說的是地道粵語，但即使要轉寫成白話，幾乎不必修改，最多改變兩三詞語即可。自此我深信，粵語也可以很白話文。”的確，內地的廣州話，已經加進了不少普通話的元素，與白話文的距離就比較小。

她又對筆者經常提到的“我手寫我心”，有很深刻的見解：“書寫與思維之間，不能距離太遠，但也一定不是同一回事。”“以為書寫、說話、思維可以一條龍，是太過簡化了。思維到語言（不管說話，抑或書寫），我以為，都要經過心理的計劃、編碼、轉譯的變換和重整，「我手寫我心」中的「寫」，是個心理過程，不是一個透明的窗子。”很有道理，但若如此，則純粹的以粵文字表達要說的話，沒有經歷轉為白話文文字的過程，就會缺少了這種“計劃、編碼、轉譯”的過程，少了一種鍛煉與能力。語言與文字能力就會停留在一個局限的水平。又或者說，從粵語口語轉為粵語白話文，也是一種思維的歷程。

口語變文字，思維鍛煉

第二位是大家熟悉的作家龍應台。“在台灣，除了少數受政治理念驅動，大多數用閩南語寫作的，是出於對本身母語的愛、文字的美；人家看不懂，他不在乎。”她還傳來了一頁純用閩南語寫的文字，其他人很難看得懂。（如圖）筆者問：“暢銷嗎？”台灣朋友說：“不可能！”這有點像現代一些畫家的作品，是一種自我陶醉。

這聲伊無救矣，中風都第三擺去矣。連繼幾若暝，我攏
uì彼間厝過（遐久仔咧歇熱），孜孜相彼扇迴光ê四角窗仔。
連繼幾若暗，彼燈火我看都全款，稀微稀微，勻勻仔著咧。
假使伊人過身，我咧按算，彼爨百冊²暗tshuh-tshuh，面頂就有
通看著蠟條ê光影；死體頭殼ê雙月邊仔定著愛姘兩枝蠟條，
這我知。伊遐久仔常在共我講：「這世人，我賸無幾日矣。」
我攏叫是伊清彩講--ê。到今才知影，遮話攏是講正經--ê。

1 原文“The Sisters”。護士、奶母、修女，愛呂蘭（Ai-lū-lân）人攏共叫做「姊妹」。

2 爨百冊（hāu-peh-tsheh）：「百葉窗」（pah-iáp-thang）ê古早名。爨ê鯉仔（tshi-á）一片一片散若冊頁ê形，百葉窗ê窗葉仔規排散若爨鯉，就號做「爨百冊」。

但是她又說：“中文的作者，比如莫言或賈平凹，他們文字的魅力，都跟他們非常深地浸淫在他們的母語方言裡很有關係，讓我這個沒有方言的人，非常羨慕。”“方言很有生命力，這是我這個從書面白話文長大的人，所沒有的。”“方言最貼近母語。最貼近人的生命的，最貼近土地的，其實是方言。”

“粵語就非常生猛有力，因為連著土地與生活的根。你說外人會看不懂粵語文字，我反而覺得，我們這些使用主流文字的人，為什麼傲慢而懶惰呢？我們可以學習啊。粵語和閩語人不說下車，說落車，很好，主流語的人應該有一種謙卑，看不太懂的，學呀！”猛醒，有母語方言，與沒有母語方言的，是不一樣的。假如文字是一幅畫，方言就是色彩。

這又關係到一個大問題：文化多元，是資產，還是負累！美國社會最近十幾年的發展，種族問題成為意識形態的主要糾結，以前所謂種族“大熔爐”的概念，一掃而空。中國語言文字的文化多元，應該也可以成為一種難得的資產。香港處在中西文化交匯之點，中英語言的並用，非常寶貴。又是粵語與普通話的交叉點，是非常值得珍惜的。也有朋友指出，地緣政治割裂溝通渠道，香港卻可以貫通其他地方互相排斥的數字平台。能說不是福地？

有一次在一所學校的門房等人，走出一班放學的學生，說的都是普通話。才想起，弘立書院初創的時候，除了教學語言之外，也注重教師與職員的語言，因為這是語境。但是也注意到，學生的

Playground Language (課間語言)，是不可控的。母語相同的學生，很自然會形成自己的圈子。

於是問諸半途從內地轉到香港升讀中小學的朋友與學生，他們在內地念過書，讀與寫都是普通話。來了香港以後，有沒有轉變？如何轉變？奇怪得很，大都覺得是自然而然地適應了。也有進入了普教中的學校，沒有過渡問題。

說起方言，還有一些問題值得注意。為什麼手機上的“語轉文”，只有粵語的口語，沒有粵語的“雅言”（白話文）？怪不得手機上溝通的都是粵文字。可否有這樣的軟件：口語“我哋嘅，…”，馬上轉成文字“我們的…”。有何不可？這不是香港人的書寫習慣嗎？